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一

起曆聖協洽，靈柔兆涓灘，凡二年。（乙未至丙申，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前二〇五年）

太祖高皇帝上之上

姓劉氏，諱邦，字季，沛豐邑中陽里人。秦二世元年，陳涉起，沛父老立季爲沛公。二年，項羽更立爲漢王。明年，稱漢元年，五年，即帝位。

元年西元前二〇六年

（一）冬，十月①，沛公至霸②上，秦王子嬰③素車白馬④，係頸以組⑤，封皇帝璽⑥、符⑦、節⑧，降軹道⑨旁。諸將或言誅秦王，沛公曰：「始，懷王遣我⑩，固以能寬容；且人已降，殺之不祥。」乃以屬吏⑪。

賈誼論曰：「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權⑫，招八州而朝同列⑬，百有餘年；然后以六合爲家⑭，殺函⑮爲宮，一夫作難而七廟墮⑯，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誼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」⑰。

（二）沛公西入咸陽⑱，諸將皆爭走⑲金帛財物之府，分之；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⑳藏之，以此沛公得具知㉑天下阨塞㉒，戶口多少彊弱之處。沛公見秦宮室、帷帳、

狗馬、重寶、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曰：「沛公欲有天下耶？將爲富家翁耶？凡此奢麗之物，皆秦所以亡也，沛公何用焉？」願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」沛公不聽。張良曰：「秦爲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，夫爲天下除殘賊，宜縞素爲資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樂，此所謂助桀爲虐；且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，願沛公聽樊噲言！」沛公乃還軍霸上。

十一月，沛公悉召諸縣父老、豪傑，謂曰：「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吾與諸侯約，先入關者王之。吾當王關中，與父之約法三章耳！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餘悉除去秦法，諸吏民皆按堵如故。凡吾所以來，爲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無恐。且吾所以還軍霸上，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！」乃使人與秦吏行縣、鄉、邑，告諭之。秦民大喜，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，沛公又讓不受，曰：「倉粟多，非乏，不欲費民。」民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爲秦王。

項羽既定河北，率諸侯兵，欲西入關。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，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。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，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，輕折辱秦吏卒，秦吏卒多怨，竊言曰：「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，今能入關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諸

侯虜吾屬而東，秦又盡誅吾父母、妻子，奈何？」諸將微聞其計，以告項羽。項羽召黥布、蒲將軍，計曰：「秦吏卒尙衆，其心不服，至關，不聽事，必危；不如擊殺之，而獨與章邯、長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」於是楚軍夜擊院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。

（三）或說沛公曰：「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彊。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，王關中，今則來，沛公恐不得有此。可急使兵守函谷關，無內諸侯軍，稍微關中兵以自益距之。」沛公然其計，從之。已而項羽至關，關門閉，聞沛公已定關中，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。十二月，項羽進至戲。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：「沛公欲王關中，令子嬰爲相，珍寶盡有之，欲以求封。」項羽大怒，饗士卒，期且日擊沛公軍。當是時，項羽兵四十萬，號百萬，在新豐鴻門；沛公兵十萬，號二十萬，在霸上。范增說項羽曰：「沛公居山東時，貪財好色；今入關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爲龍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，急擊勿失。」

楚左尹項伯者，項羽季父也，素善張良，乃夜馳之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與俱去，曰：「毋俱死也。」張良曰：「臣爲韓王送沛公，沛公今有急，亡去，不義，不可不語。」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驚。良曰：「料公士卒，足以當項羽

乎？」沛公默然，曰：「固不如也！且爲之奈何？」張良曰：「請往謂項伯，言沛公之不敢叛也。」沛公曰：「君安與項伯有故？」張良曰：「秦時與臣游，嘗殺人，臣活之，今事有急，故幸來告良。」沛公曰：「孰與君少長？」良曰：「長於臣。」沛公曰：「君爲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」張良出，固要項伯，項伯卽入見沛公。沛公奉卮酒爲壽，約爲婚姻，曰：「吾入關，秋毫無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庫，而待將軍。所以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。日夜望將軍至，豈敢反乎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」項伯許諾，謂沛公曰：「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。」沛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項伯復夜去，至軍中，具以沛公言報項羽。因言曰：「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」項羽許諾。

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，謝曰：「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隙。」項羽曰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」項羽因留沛公，與飲。范增數目項羽，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項羽默然不應。范增起，出，召項莊，謂曰：「君王爲人不忍，若入前爲壽，壽畢，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，於坐殺之。不者，若

屬^①皆且爲所虜。」莊則^②入爲壽。壽畢，曰：「軍中無以爲樂，請以劍舞。」項羽曰：「諾。」項莊拔劍起舞，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^③沛公，莊不得擊。於是張良至軍門，見樊噲。噲曰：「今日之事何如？」良曰：「今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」噲曰：「此迫矣！臣請入，與之同命。」噲卽帶劍擁盾^④入，軍門衛士，欲止不內，樊噲側其盾，以撞衛士，仆地。遂入，披帷^⑤立，瞋目^⑥視項羽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裂^⑦。項羽按劍而跽^⑧，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張良曰：「沛公之參乘^⑨樊噲也。」項羽曰：「壯士！賜之卮酒。」則與斗卮酒，噲拜謝，起立而飲之。項羽曰：「賜之彘^⑩肩。」則與一生彘肩，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其上，拔劍切而陷之。項羽曰：「壯士復能飲乎？」樊噲曰：「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？夫秦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^⑪，刑人如恐不勝^⑫，天下皆叛之。懷王與諸將約曰：『先破秦入咸陽者，王之。』今沛公先破秦，入咸陽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將軍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賞，而聽細人^⑬之說，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^⑭耳！竊爲將軍不取也。」項羽未有以應，曰：「坐。」樊噲從良坐。坐須臾^⑮，沛公起如廁，因招樊噲出。沛公曰：「今者出未辭也，爲之奈何？」樊噲曰：「如今人方爲刀俎，我方爲魚肉，何辭爲？」於

是遂去。鴻門去⑤霸上四十里，沛公則置車騎⑥，脫身獨騎，樊噲、夏侯嬰、斬彊、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，從驪山下道⑦芷陽⑧間行⑨趣⑩霸上，留張良使謝⑪項羽，以白璧獻羽，玉斗與亞父。沛公謂良曰：「從此道至吾軍，不過二十里耳⑫！度我至軍中，公乃入。」沛公已去，間至軍中⑬，張良入謝，曰：「沛公不勝枵枵⑭，不能辭，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，再拜獻將軍足下，玉斗一雙，再拜奉亞父足下。」項羽曰：「沛公安在⑮？」良曰：「聞將軍有意督過之⑯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。」項羽則受璧，置之坐上；亞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劍撞而破之，曰：「唉！豎子不足與謀，奪將軍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！吾屬今爲之虜矣。」沛公至軍，立誅殺曹無傷。

居數日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；收其寶貨、婦女而東，秦民大失望⑰。韓生說項羽曰：「關中阻山帶河，四塞之地，地肥饒，可都以霸⑱。」項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，又心思東歸，曰：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，誰知之者⑲？」韓生退，曰：「人言楚人沐猴而冠⑳耳，果然㉑。」項羽聞之，烹韓生㉒。

項羽使人致命懷王㉓，懷王曰：「如約㉔。」項羽怒，曰：「懷王者，吾家所立耳！非有

功伐⑤，何以得專主約？天下初發難時⑥，假立諸侯後以伐秦⑦，然身被堅執銳，首事⑧暴露於野，三年滅秦定天下者，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。懷王雖無功，固當分其地而王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春，正月，羽陽尊⑨懷王爲義帝，曰：「古之帝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⑩，乃徙義帝於江南，都郴⑪。二月，羽分天下，王諸將。羽自立爲西楚霸王⑫，王梁、楚地九郡⑬，都彭城⑭。羽與范增疑沛公，而業已講解，又惡負約⑮，乃陰謀⑯曰：「巴蜀道險，秦之遷人⑰皆居之。」乃曰：「巴蜀亦關中地也。」故立沛公爲漢王，王巴、蜀、漢中，都南鄭⑱。而三分關中，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⑲。章邯爲雍王，王咸陽以西，都廢丘⑳。長史欣者，故爲櫟陽獄掾，嘗有德於項梁；都尉董翳者，本勸章邯降楚；故立欣爲塞㉑王，王咸陽以東至河，都櫟陽㉒；立翳爲翟㉓王，王上郡，都高奴㉔。項羽欲自取梁地，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，王河東，都平陽㉕。瑕丘申陽㉖者，張耳嬖臣㉗也，先下河南郡，迎楚河上，故立申陽爲河南王，都洛陽㉘。韓王成因故都，都陽翟㉙。趙將司馬卬，定河內，數有功，故立卬爲殷㉚王，王河內，都朝歌㉛。徙趙王歇爲代王。趙相張耳素賢，又從入關，故立耳爲常山王，王趙地，治襄國㉜。當陽㉝君黥布，爲楚將，常冠軍㉞，故立布爲九江王，都六㉟。番君㊱吳芮，率百越

，佐諸侯，又從入關，故立芮爲衡山王，都邾^⑤。義帝柱國共敖^⑥，將兵擊南郡，功多，因立敖爲臨江^⑦王，都江陵^⑧。徙燕王韓廣爲遼東^⑨王，都無終^⑩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，因從入關，故立荼爲燕王，都薊^⑪。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，都卽墨^⑫。齊將田都從楚救趙，因從入關，故立都爲齊王，都臨菑^⑬。項羽方渡河救趙，田安下濟北數城，引其兵降項羽，故立安爲濟北王，都博陽^⑭。田榮數負項梁^⑮，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，以故不封；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，不從入關，亦不封。客多說項羽曰：「張耳、陳餘，一體^⑯有功於趙。今耳爲王，餘不可以不封。」羽不得已，聞其在南皮^⑰，因環封之三縣^⑱。番君將梅鋗功多，封十萬戶侯。

漢王怒，欲攻項羽，周勃、灌嬰、樊噲皆勸^⑲之，蕭何諫^⑳曰：「雖王漢中之惡，不猶愈於死乎？」漢王曰：「何爲乃死也？」何曰：「今衆弗如，百戰百敗，不死何爲？夫能詘^㉑於一人之下，而信^㉒於萬乘之上者，湯、武是也。臣願大王王漢中，養其民以致^㉓賢人，收用巴蜀，還定三秦^㉔，天下可圖也。」漢王曰：「善。」乃遂就國，以何爲丞相。漢王賜張良金百鎰^㉕，珠二斗。良具以獻項伯，漢王亦因令良厚遺^㉖項伯，使盡請漢中地，項王許之。夏，四月，諸侯罷戲下^㉗兵，各就國。項王使卒三萬人，從

漢王之國，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，從杜南^⑤入蝕中^⑥。張良送至褒中^⑦，漢王遣良歸韓，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^⑧，以備諸侯盜兵，且示項羽無東意^⑨。

(四)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，而以田都爲齊王，大怒。五月，榮發兵距擊田都，都亡走楚。榮留齊王市，不令之膠東。市畏項羽，竊亡之國，榮怒，六月，追擊殺市於卽墨，自立爲齊王。是時彭越在鉅野^⑩，有衆萬餘人，無所屬。榮與越將軍印，使擊濟北。秋，七月，越擊殺濟北王安，榮遂并王三齊^⑪王之地；又使越擊楚，項王命蕭角^⑫將兵擊越，越大破楚軍。

(五)張耳之國，陳餘益怒，曰：「張耳與餘功等也。今張耳王，餘獨侯，此項羽不平。」乃陰使張同、夏說^⑬說齊王榮曰：「項羽爲天下宰^⑭，不平，盡王諸將善地，徙故王於醜地。今趙王乃北居代，餘以爲不可^⑮。聞大王起兵，不聽不義^⑯，願大王資^⑰餘兵，擊常山，復趙王，請以趙爲扞蔽^⑱。」齊王許之，遣兵從陳餘。

(六)項王以張良從漢王，韓王成又無功，故不遣之國，與俱至彭城，廢以爲櫬^⑲侯。已又殺之。

(七)初，淮陰^⑳人韓信，家貧，無行^㉑，不得推擇爲吏，又不能治生商賈^㉒，常從人

寄食飲^⑤，人多厭之。信釣於城下，有漂母^⑥，見信飢，飯^⑦信，信喜，謂漂母曰：「吾必有以重報母。」母怒曰：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孫^⑧而進食，豈望報乎？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，曰：「若^⑨雖長大，好帶刀劍，中情怯耳！」因衆辱之^⑩，曰：「信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袴下^⑪。」於是信孰^⑫視之，俛^⑬出袴下，蒲伏^⑭。一市人皆笑信，以爲怯。及項梁渡淮，信杖劍^⑮從之，居麾下，無所知名。項梁敗，又屬項羽，羽以爲郎中，數以策干羽^⑯，羽不用。漢王之入蜀，信亡楚歸漢^⑰，未知名，爲連敖^⑱，坐^⑲當斬。其輩十三人，皆已斬，次至信，信乃仰視，適見滕公^⑳，曰：「上不欲就天下^㉑乎？何爲斬壯士？」滕公奇其言，壯其貌，釋而不斬。與語，大說之，言於王，王拜以爲治粟都尉^㉒，亦未之奇也。信數與蕭何語，何奇之。漢王至南鄭，諸將及士卒皆歌謳^㉓思東歸，多道亡^㉔者，信度^㉕何等已數言王^㉖，王不我用，卽亡去。何聞信亡，不及以聞，自追之。人有言王曰：「丞相何亡。」王大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來，謁王，王且怒且喜，罵何曰：「若亡何也？」何曰：「臣不敢亡也，臣追亡者耳！」王曰：「若所追者誰？」何曰：「韓信也。」王復罵曰：「諸將亡者以十數，公無所追，追信，詐也。」何曰：「諸將易得耳！至如信者，國士無雙^㉗。王必欲長王

漢中參，無所事信⑤；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可與計事者，顧王策安所決耳⑥？」王曰：「吾亦欲東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此乎？」何曰：「計必欲東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，信終亡耳。」王曰：「吾爲公以爲將。」何曰：「雖爲將，信不留。」王曰：「以爲大將。」何曰：「幸甚。」於是王欲召信拜之，何曰：「王素慢⑦無禮，今拜大將，如呼小兒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擇良日，齋戒設壇場，具禮，乃可耳。」王許之，諸將皆喜，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，至拜大將，乃韓信也，一軍皆驚。信拜，禮畢，上坐⑧，王曰：「丞相數言將軍，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？」信辭謝⑨，因問王曰：「今東鄉⑩爭權天下，豈非項王耶？」漢王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大王自料⑪勇悍仁彊，孰與⑫項王？」漢王默然良久，曰：「不如也。」信再拜賀⑬，曰：「惟⑭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！然臣嘗事之，請言項王之爲人也。項王嗜噍叱咤⑮，千人皆廢⑯，然不能任屬⑰賢將，此特⑱匹夫⑲之勇耳！項王見人，恭敬慈愛，言語嘔嘔⑳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飲，至使人有功，當封爵者，印刳敝，忍不能予㉑，此所謂婦人之仁也㉒。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㉓，不居關中而都彭城；背義帝之約，而以親愛王諸侯，不平㉔；逐其故主，而王其將相㉕；又遷逐義帝，置江南㉖；所過無不殘滅，百姓不親附，特劫於威彊耳！名

雖爲霸^①，實失天下心，故其疆易弱^②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誅？以天下城邑，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？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，何所不散^③？且三秦王^④爲秦將，將秦子弟數歲矣，所殺亡不可勝計，又欺其衆降諸侯，至新安，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，唯獨邯、欣、翳得脫，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，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愛也^⑤。大王之入武關，秋毫無所害，除秦苛法，與秦民約法三章，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於諸侯之約，大王當王關中，關中民咸知之。大王失職^⑥入漢中，秦民無不恨者。今大王舉^⑦而東，三秦可傳檄^⑧而定也。於是漢王大喜，自以爲得信晚，遂聽信計，部署^⑨諸將所擊，留蕭何收巴蜀租，給軍糧食。

八月，漢王引兵從故道^⑩出襲^⑪雍，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^⑫，雍兵敗，還走，止戰好時^⑬，又敗，走廢丘。漢王遂定雍地，東至咸陽，引兵圍雍王於廢丘，而遣諸將略地。塞王欣、翟王翳皆降，以其地爲渭南^⑭、河上^⑮、上郡^⑯。

（八）令將軍薛歐、王吸出武關^⑰，因王陵兵以迎太公、呂后。項王聞之，發兵距之陽夏^⑱，不得前。

王陵者，沛^⑲人也。先聚黨數千人，居南陽^⑳，至是始以兵屬漢。項王取陵母，置軍中

，陵使至，則東鄉^④坐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私送使者，泣曰：「願爲老妾語陵，善事漢王，漢王長者，終得天下，毋以老妾故持二心。妾以死送使者。」遂伏劍而死。項王怒，亭^⑤陵母。

（九）項王以故吳^⑥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。

（十）張良遣項王書曰：「漢王失職，欲得關中，如約卽止，不敢東。」又以齊、梁反害遺項王曰：「齊欲與趙并滅楚^⑦，」項王以此故無西意，而北擊齊。

（十一）燕王廣不肯之遼東，臧荼擊殺之，并其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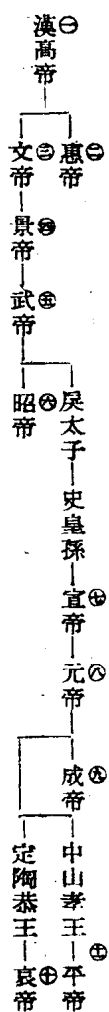
（十二）是歲，以內史沛周苛爲御史大夫^⑧。

（十三）項王使趣^⑨義帝行，其羣臣左右，稍稍叛之。

【註】

①冬，十月：漢興，沿用秦歷，秦正建亥，故漢初以十月爲歲首。

西漢世系如下：



②霸上：卽今之白鹿原，故址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，接藍田縣界。霸水流經其地，故稱霸上。

①秦王子嬰：趙高誅二世，立子嬰，降帝號，但稱秦王。見卷八秦二世三年。

②素車白馬：素，白。素車白馬，喪人之服；子嬰自以罪重當誅，故乘素車，駕白馬。

③係頸以組：係，同繫。組，組練。以組練自繫其頸，表示被俘之意。

④璽：天子印信。按古時無尊卑貴賤，凡印信皆得稱璽。秦漢以後，始爲帝王印信之專稱。子嬰上秦始皇帝璽，漢王因服御之，世代相傳受，稱爲漢傳國璽。據史記正義，按漢天子有六璽：皇帝行璽、皇帝之璽、皇帝信璽、天子行璽、天子之璽、天子信璽。傳國璽在六璽之外，故漢天子共有七璽。

⑤符：符信。古時用爲憑信之具，多以金屬或玉爲之，上刻文字，剖爲兩半，朝廷與外官各執其半以爲信。如朝廷有事，欲發兵或更代將帥官吏，須遣使持半符至，外官出半符勘合之，以驗真僞，稱爲合符。

⑥符節：符節。上有節毛，上下相重如竹節，故稱節。按古時使臣奉命交聘，每持節以爲信，故亦稱使節。

⑦軹道：亭名。按軹亦作枳。軹道亭故地在今陝西省咸陽縣北。

⑧懷王遣我：楚懷王遣沛公西入關，見第八卷秦二世二年。

⑨屬吏：屬，交付。晉祝（崇）屬吏，以子嬰交付軍吏，嚴加監守。

⑩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權：史記秦始皇本紀作「秦以區區之地，千乘之權。」通鑑依漢書項羽傳作「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權。」按「區區之地」與「千乘之權」，文氣一貫，均以喻秦爲諸侯時事，漢書或以戰國之世，秦與關東六國並稱王，故改「千乘之權」爲「致萬乘之權」，但戰國之時，七國並立，互爭雄長，雖號稱王而實爲諸侯，且既云「致萬乘之權」，下又云「然后以六合爲家」，於文義亦不順，仍以史記作「千乘之權」爲長。

⑤ 招八州而朝同列：招，招致。古分天下爲九州，戰國之世，七國並立，秦在關中，據有雍州之地，其餘六國在關東，此謂秦盡招致之使朝於秦，是爲招八州而朝同列。秦與六國俱稱王，是爲同列。

⑥ 以六合爲家：天地東西南北，謂之六合，如曰四海或四方。秦既滅六國，混一四海，故曰以六合爲家。

⑦ 殽函：殽卽殽山，亦稱殽谷，爲函谷之東端，故函谷亦稱殽函。

⑧ 七廟隳：古代祭祀之制，天子有七廟。此七廟：自父溯至高祖之祖凡六廟，并始祖則合爲七廟，按古時以廟祭爲國之大典，故以七廟隳喻亡國。此係指秦亡而言。

⑨ 以上賈誼過秦論。

⑩ 咸陽：秦都。故城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。

⑪ 走：趨向。

⑫ 圖籍：地圖及戶籍。

⑬ 具知：備知。

⑭ 阨塞：險要之地。

⑮ 沛公何用焉：謂凡此奢華之物，皆足以喪人意志，滅人之國，於沛公毫無用處。

⑯ 絜素爲資：弔民伐罪，以爲創業之憑藉，

⑰ 苛法：峻刻煩瑣之法令。

⑱ 先入關者王之：先入關者，爲關中之王。

- ④與父老約法三章耳：何焯曰：「此約法與上苛法對。因紀末有初順民心，作三章之約，改約字爲讀，始厚齋王氏（按：厚齋王氏，即宋王應麟，字伯厚）。然文紀中宋昌有『約法令』之語，刑法志言『約法三章』者非一，當仍舊也。」按此八字仍應一貫連讀，其意略謂，吾所求於父老者無他，但約法三章耳。其中「與」字爲動詞，「約法」爲「苛法」之對語，何氏說是。李宗侗曰：「按約字本重字，原當作『與父老約，約法三章耳。』原應於上約字斷句，後傳抄時略去一約字，遂起爭辯。古人凡重字或重詞，多以二點表示，故易被忽略，如此語原作『與父老約；法三章耳』，後此二點被省略，遂成單約字。以點代字之寫法，至兩漢時尙極通用，漢本簡及漢碑可證，而古書詞語因此被忽略者亦復不少。如論語：『子路宿於石門，晨門曰』一語，阮本校勘記謂皇本、高麗本皆重石門二字，可知此語原作『子路宿於石：門：晨門曰』，其後傳抄時石門下二點被忽略，遂少石門二字。此種現象在古籍中甚多見，約法三章疑亦如此。此假設至少可解決四字讀及八字讀歷來之爭辯。」
- ⑤傷人及盜抵罪：抵罪，使各當其罪。按傷人有曲直，盜賊有多寡，罪名不可預定，各視案情之輕重以論罪。
- ⑥按堵：安居其室而不遷動。按同安，按堵即安堵。
- ⑦無恐：令關中父老無自恐懼。

⑧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，告諭之：使軍中遣人隨秦吏徧行諸縣、鄉、邑，諭以沛公所以入關之意。胡三省曰：「秦制：縣大率方百里，十里一亭，十亭一鄉；邑，所封食邑。」按秦廢封建，無食邑，當爲邑聚之邑，如高祖爲沛之豐邑人，可證。

⑨倉粟多至不欲費民：謂秦所遺倉中存粟尙多，軍不乏食，不勞百姓輸送。

④錄：讀曰搖。

⑤秦中：關中秦地。

⑥無狀：無善狀。

⑦微聞其計：謂密聞其計慮如此。

⑧新安：故城在今河南省澠池縣東。

⑨說：音稅（ア×ベ）。

⑩函谷關：以道形如函而得名，見西征記。又據漢書顏師古註，函谷故關卽唐時桃林縣南之洪溜澗；其水北流入河，夾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蹟。按：唐桃林縣，卽今河南省靈寶縣。

⑪內：讀曰納。

⑫戲：水名；源出陝西省臨潼縣南驪山，北流入渭水。

⑬期且日擊沛公軍：期，約。且日，明日清晨，項羽與士卒約以明日清晨襲擊沛公軍。

⑭兵四十萬，號百萬：號，虛稱。兵實四十萬，今號稱百萬，虛張其數目以恐懼敵人。

⑮新豐鴻門：胡三省曰：「新豐縣本秦驪邑，高祖七年方置，史以後來縣名書之。」應劭曰：「太上皇思東歸，

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，徙豐民以實之，故號新豐。」按新豐故城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北，鴻門卽今臨潼縣東之鴻門坂，亦稱項王營。

⑯天子氣：按晉書天文志：「天子氣內赤外黃，四方所發之處，當有王者。若天子欲有往遊處，其地亦先發此氣。」